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升仙傳 第三十八回 高仲舉重婚張氏 於月英產生丁郎

話說胡老爺這日請客，那些至親好友都送賀禮，前廳的酒席俱擺滿了。及至客齊落坐，酒過三從，菜過五味，高仲舉出來謝客，就在旁邊設了一席，仲舉坐下。那些親朋見仲舉品格非凡，你言我語，一齊誇獎，坐首席的有一位鄉宦姓張名乘忠，曾做過吏部天官，也是年老無子，只有一位小姐名叫風英，年長二十一歲，尚未許人，今見眾人皆誇仲舉，他遂有了愛慕之心，同坐的有一個風鑿先生叫趙鐵嘴，張鄉宦低聲問道：「趙先生你的眼力極好，胡公子的像貌怎麼樣呢？」鐵嘴說：「依學生看來胡公子雖有福像，骨軟著寒，功名未必有分，只可坐享榮華，得兩個貴子之濟。」張鄉宦聽了心中暗想：我把女兒許他，他生貴子就是我的外孫，何必要他自己得貴呢。想罷開言說：「先生，我有心招胡公子為婿，你道如何？」鐵嘴說：「老爺既有此念，待晚生作伐，與胡老爺當面一講。」遂問胡鄉宦道：「胡大人今日得此佳公子，後必大貴，久聞張老爺有位小姐德貌雙全，晚生今欲作伐與二位大人取親，不知二位大人以為何如？」眾人聽說一齊言道：「一家是吏部天官，一家是兵部司馬，門當戶對，正宜作親。」

張鄉宦說：「我卻也有此意，不知胡年兄見棄與否？」胡公滿臉陪笑說：「雖承張年兄美意，只恐犬子不才，有玷門楣。」趙鐵嘴說：「二位大人不必講了。」遂叫人提過酒來與二家鄉宦換了盅兒，又叫高仲舉前來謝親，仲舉滿懷心事，口不能言，無奈上前謝親。大家吃了一個大醉方才散去。過了幾日胡府下定，擇了吉日，張太太親自送親，鳳英小姐和仲舉洞房花燭，且不必表。

再說於月英自從王英報信之後，雖然知道丈夫逃走，又不知流落何處，諸日家只是悲傷。光陰易過，十月的胎氣將滿，這日忽然一陣腹痛，賢人知是將要臨盆，忙叫丫鬟到安府衙門請了一個李姥姥來等候收生。賢人懷的這胎，原是七方掌歲童子臨凡，日後天榜有名，定主大貴，所以下生之時並不艱難，順順當當回生落草。收生婆說：「高大娘恭喜了，生了個白胖的相公。」賢人定了定神，暗暗的念佛，吃過定心湯，叫丫鬟拿過包的現成的三兩銀子遞與收生婆，收生婆說：「大娘太費心了，你家大爺又不在家。哪得有錢，今日送我這樣厚禮，叫我如何過意的去呢！」於氏聽罷兩眼淚垂說：「姥姥你有所不知，可憐我的夫主含冤充軍，如今死生未定，這也是上天有眼，生下這條根芽，多承姥姥接生，薄禮不堪為敬，只求把嘴放穩，別傳於外人知道。」姥姥說：「大娘放心，我是不多說話的。」言罷出門回家而去。

自此以後於月英緊閉門戶扶養孤兒。不知不覺就長到七歲，賢人和丫鬟商議，煩隔壁周老者買筆墨書紙，封了一錢銀子的贄敬，將孩兒送入對門學堂唸書，並不提起本姓，只就叫他丁郎。這丁郎天生聰明，過目成誦，不上一年就能出口成章。但只一件，生來有些淘氣，眾學生們個個怕他。這日師傅不在，學堂學生們商議商議齊成伙子，皆罵丁郎，說：「你是個浮萍種，飄流根，有名無姓浪蕩羔子。我們不理你就是了，你敢欺負人嗎！」丁郎聽說這話，心頭火起，趕著學生們亂打，學生們說：「好個有娘無父的業障，竟敢打人！你且回去問問你媽，有個爹再來說話。」把一個丁郎罵的張口結舌，跑回家去見了於氏，二目之中滾滾淚流，賢人說：「我的兒，外邊有人打你來麼？」丁郎說：「母親，我不打人就夠了，誰敢打我？只是罵的我太傷心了。我只問你，咱家倒是姓什麼？我父現在何處？」賢人見問，止不住口吐悲聲說：「我的兒，你跟我你要你爹爹麼，你爹死生還未定啊。」悲悲切切哭了一回，遂將家門姓氏、他父親的名字與充軍的始末原由說了一遍。丁郎聽罷哭了一場，又問年七的根基，於氏也與他說了。自此以後丁郎還去攻書，他把每日買果子吃的錢積存成一塊，買了一把解手刀子藏在身邊，心心念念直想要殺年七。

堪堪長到九歲，正遇著元宵佳節，嚴閣老府內大放花燈，丁郎天生的聰明，知道年七是嚴府的管家，既是主兒放燈，他必定出來照應，遂把刀子掖在腿裡想著要去報仇，等到黃昏時節，溜出街門走到棋盤街上，只見人千人萬盡往東走，都說是上嚴府看燈去的，丁郎聽說暗暗歡喜，跟在他們後邊，走到燈市口裡好不熱鬧。此日天氣又暖，月如白晝，一路上那些景致不必細述。到了嚴閣老府門口，把丁郎擠到八字牆下，瞧了瞧北邊有一條石凳，他從人空子裡鑽到石凳前，上在石凳之上，往閣老府門前一看，只見紮著一座龍山，明燈萬盞，怎見的？有詩為證：

萬盞明燈映月光，精工奇巧世無雙。
一片虛明連雲漢，點點火光照玉堂。

丁郎看了一回，又不認的誰是年七，正犯難為，只聽著裡邊一片聲的喊叫：「閒人閃開，七爺出來放花炮哩！」丁郎聽見這話，約摸著這個七爺就是年七，暗暗的跳下石凳，擠到大門根前在暗處站住，只見從裡面出來一人，惡眉惡眼，跟著一些小廝，抱著花炮，到在門前雁翅排開。那人站在台階上面，叫小廝們點著炮竹往人空子裡亂扔。丁郎一見，向旁邊一位老者問道：「老爺於，那台子上站的是年七嗎？」老者連忙擺手說：「你這孩子悄悄的，知道他何必問呢，若叫年七爺聽見，摘了牙還要割舌頭哩。」丁郎聽罷認的是惡賊，才要彎腰去拔刀子，忽聽的裡邊高叫：「太爺傳年七爺哩。」年七一轉身揚長而去，丁郎心內說道：「難道這個奴才不該死麼，我今既到此處，少不的還要等他出來。」正然心中打算，又只見大門內幾個小廝嘻嘻哈哈一齊亂跑說：「仔細著，看飛老鼠燒了衣服。」丁郎正往裡望，只見年七復又出來，站在大門裡邊，叫小廝們出來放花放炮，丁郎一見滿心歡喜，把膽子壯了一壯。輕輕的把刀子握在手中攥了個結實，將身一縱，跳在門檻裡邊，對準年七的小肚於就是一刀。一來是年七人高，二來了郎力微，雖然用力紮了一下，不過只紮著皮面。年七哎喲了一聲，說是：「不好，快些拿賊！」那些小廝放炮的放炮，看花的看花，哪裡還聽的見年七喊叫。年七是在明處，丁郎是在暗處，頭一刀子沒有紮倒，將身一閃跳在年七背後照著腰眼又紮一刀子，倒是丁郎年小力薄，一刀子又沒紮倒，復又照腿腕子紮了一下。年七疼的難受，一跤跌倒在地，昏迷如醉，丁郎跟上前去按住後背，手拿刀子往脖子裡亂紮，誰知忙中有錯，紮的並非致命之處，盡是紮在肉厚的地方。年七疼痛難禁，連連的喊叫不絕，眾小廝們猛然聽見，一齊往裡亂跑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小塘正在濟南府與朋友慶賀元宵，忽然耳鳴眼跳，掐指一算說：「不好，丁郎替父報仇要殺年七，怎知年七還有幾年陽壽，我若不去打救，丁郎必遭羅網。」忙把夜遊神尋來如此這般吩咐了一遍。夜遊神不敢怠慢，往燈市酒鋪中來，這個鋪中吃酒的有一人姓屈，名必直，綽號屈大漢，生的兇猛，身子高大，原來是個鬧燈的醉鬼，正在鋪中酗酒。夜遊神把他扶將起來，酒未吃完往外就跑，跑到外邊，拔了一根掛酒幌的竿子，左右掄開往前直跑。人人知他是個魔頭，誰敢擋他，他一直跑到嚴府門首，往裡一跳，被門檻又絆了一跤，正正的壓在年七身上，那一些小廝家人跑到門裡，看見一個大漢壓著年七。頓時之間人亂如麻，短棍鐵尺把大漢好打，打一下哼一聲，往下一壓，壓的年七亂喊亂叫。眾人把大漢搬在一旁，扶起年七用燈籠一照，渾身上下如同個血人一般。年七說：「疼死我了，這些該死的奴才，人家拿刀子紮我都不管了，可曾拿住賊了沒有？」眾人說：「已拿住了。」把年七架在裡面，又將屈大漢捆綁起來。此時夜遊神已經歸位，屈大漢就如泥塊一般吊在班房以內，單等明早送在衙門去問口供。